

永樂大典

卷二千五百三十
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七 七皆

齋 齋名十三

君子齋

宋王安石臨川集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 卿大夫

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執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樂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齋。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夫已由後則夫人。吾知裴君不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七

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輔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元程禮部集君子齋外記 臨江高靜謙名其燕處之室曰君子齋。謁記於余。或者問曰。高君信以君子自任乎。或曰否。其師杜微君名之爾。微君名之者。勉人以為善也。其自任者。勉己以為善也。勉己以善。斯謂之仁。勉人以善。斯謂之義。俱不失為君子也。而况以名其齋乎。孔子之時。若南宮适。衛蘧伯玉。鄭子產。聖人皆以君子稱之。千載之下。想其德容事業。邈乎不可企及。彼誠君子也。傳曰。張趯之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吳王問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是二子雖見稱於當時。而終不能不見疑於論者。名實之際。可不懼哉。今高君知足以察微。才足以任大。言語文辭。足以振華。而樸實。居于一鄉。為士者宗之。行乎天下。公卿大夫。敬之。則信乎君子矣。然而名不登於仕版。祿不易於家食。優游歲年。與道委蛇。若將終身焉。人不知而不愠者。此時論之所甚。未惟也。雖然。玉蘊於石。石不能以固王。珠藏於淵。淵不能以閔珠。利刃必割。又安知高

君之不終見用於世哉。是齋也。太常危傳士為之記。國子曾助教為之後記。余惟古之傳詩春秋者有外傳。集文辭者有外集。故竊取其義為之外記云。且謂高君齋前鑿池種蓮。池上栽竹以盡人物之勝。高君曰諾。因并書之。**長史齋** 元白君舉寓齋集題仲植長史齋詩

東吳之精天下士。書法得之公孫氏。自觀劍舞轉豪放。酒酣欲得天為紙。戰國一帖字何少。龍角光芒徹箕尾。坡題谷跋掩餘筆。物是人非經幾祀。蕭郎千金購遺書。自得此書無此喜。浮江大笑米家舡。月貫長虹誰敢指。七

愁羽化辭人間。便榜高齋為長史。齋中遺作長史歌。口不能言相諾唯。杜陵文章光萬丈。政自愛君心不已。魯公若無忠義氣。屋漏雖沙一技止。婁其懷賢亦竊此。作字作詩同論理。書生安敢犯名教。事有至難天幸耳。古

來避謗詩尋璧。鼓吹誰翻東海水。安得快劍斫蛟鼉。九原為喚張顛起。元遺山詩張顛飲豪傾四座。脫帽狂呼誰敢扣。南宗北宗知幾人。醉眼紛紛

飛鳥過。是公技進不名技。元氣淋漓隨咳唾。偶然捉筆本無意。自有龍騫并虎卧。當時誰有戰國策。門外雷車忽驚墮。天星無數不知名。色正芒寒

纔七箇。蕭郎家世陵谷後。爭信空囊蓄奇貨。蕭齋故事今復舉。未怕秋風吹屋破。護持有物世共喜。不獨一時為子賀。藏舟夜壑未厭深。隄隘有人

永樂大典卷五百三十七

來倚 **武士齋** 宋史寧宗本紀慶元五年五月壬子詔諸路學置武士齋選官按其武藝 **賢行齋**

蘇州府志齋在大雲坊林處所居處字德祖號大雲翁 **賢覺齋** 宋楊慈湖集賢覺齋記人舜之所謂道心而人不自知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夫彼之施詐於我常情必作意以應而作意每差彼施詐不信於我我無勞逆億而此心之靈亦能先覺此衆人之所自有不心聖人始有而

人率不自知惜哉此心先覺乃人心自靈自神自明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可謂賢矣而人不自知其賢故聖人持指其所懷之 **尚賢齋** 國朝

王以告此深中某心故以名黃年家之西齋曰賢覺 **尚賢齋** 黃仲實詩題李宗信尚賢齋 緇衣報遺響金臺委荒基古道無來轍客位綠

苔滋未俗紛異好我志獨在茲傾蓋必豪俊方駕豈狂痴鳴佩結飛颺浮彩曜清漪繫繫冰玉質飄飄風雲期深情發 **希賢齋** 嘉禾郡志

高詠文思若波馳沃心聆道論佩言庶足規 **希賢齋** 嘉興縣志方誼字賓王本桐廬人孝宗乾道四年侍父務德侍郎徙居是邦之北門為

朱文公門人文公集中有相與問答語家有希賢齋扁亦文公所書也

朋來齋

問朝何禮庵集朋來齋記 學之為道。內盡於己。外資於人。盡於己者。自備也。資於人者。交備也。非是。鮮有能進於道者也。是故同類之至者。謂之朋。朋之有益於人。甚矣。語有之曰。朋自遠方來。此以善及人之功也。易有之曰。朋來無咎。此資於人以為善者也。丁氏汝玉既為其從孫。擬如春之堂。以舉其冠昏之禮。復建齋於外。以為藏備之所。而類之曰朋來。蓋又欲其從孫之能力進於學。以求未幾。澤之益也。爰於是請記於予。予則復之曰。以善及人之功。子未可以自必。若夫復之為義。則子之所宜盡心焉者也。蓋復之為義。一陽始復。有亨通之漸。而其氣至微。不免摧折。如陽之始生。其氣至微。不免屯艱。故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無疾者。莫為之摧折者也。莫為之摧折。則其類漸進而來者。有亨盛之理。故得無咎。以子之志之年。方當進學之始。殆若陽之始復者也。而又有賢伯祖之維持。鞏固輔翼。以成其志。其莫為之摧折審矣。特見朋類日盛。協力以成其學。而以善及人之功。尤可馴致。則朋之來也。日益衆。而德之備也。日益進矣。爰以弱冠之年。通敏之資。受賢伯祖之煦。嫗而諄誨。用克達才。紹述先志。雖失怙而無異於其父之訓。誠能盡於己而資於人。則莫愧於名齋之美。亦無負於長者之屬望。及朋之期待者矣。

尚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三十七

三

友齋

宋鄭俠西塘集溫陵陳彥遠尚友齋記 伐木之序曰。自天子鳴。而求友聲。自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未始不然。則人之出處潛顯。曷常不由良友之助。切琢磨磨。以成其事。故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有天下國家。而至于伐木者之賤。無以易此也。雖若聖人於其徒。常戒以無友不如己者。則士之所與友。固不可以不擇。近則求之邦閭四方。遠則求之詩書。夏古。措其言行。合其作止。然後其人可得而比。故孟子有擇國天下之善士。其所與友。皆其類。至於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之說焉。昔堯館甥于咸室。與舜遊為賓主。而子思於繆公曰。古之人。不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夫惟不知萬衆之為尊。而不知帝帶之為賤。大無四方。遠無萬世。惟其人之為未。然後為合古人之意。則尚友之義。不亦大乎。溫陵陳公彥遠。家富而篤義。好學而力行。吾於溫陵。得其所為一二。事頗不類。世俗所為者。如郡縣之學。有廢而不備。道路橋梁。有壞而不通。必先出財以助公府之費。而不汲汲於因果之施。絲髮無所干公府。而貧乏之人。見必惠濟。讀書之勤。手不輟卷。其舍南數步。有別館軒宇明潔。前有池榭之觀。中堂設榻。環榻以與朋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七

友共良士之爲實力學而無以自資者必就彥遠所昏食飲以至寒暑裘葛由膏紙筆之費皆出彥遠之力率以爲常而不計年歲矣以一布衣居閭里能如是使其享大富貴爲如何哉彥遠固溫陵之善士矣而溫陵大國彥遠之好友如是固當自一國之善士而友天下之善士與之朝夕論古人之詩書楷行誼而符作止則其所到可涯量乎故是齋舊以義名而來予求記易之以尚友云元程禮部集尚友齋記臨川艾李誠游京師踰年將歸過其兄之友程文而告曰余之始來京師也不曰觀國之光乎亦將取友以成余之德也今上馬者貴顯尊重而不肯下文下馬者反顧却憲而不樂接引其或瑰奇特達之士又皆與世齟齬思獨善其身余無得焉家有讀書之室曰尚友將歸而求諸古人願微一言以記之俾自勗也嗚呼友之爲道大矣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况學者乎聞之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已師友類也師尊而友親也師道之不立也久矣友其可廢乎李誠負聰明之資而敏於學將脩其業以進於道德之實淑其身而見於世汲汲焉惟取友是務可謂知所先矣然京師四方之士君子之所雲集而輻湊也其敦德尚義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七

四

豈無可師可友者而遽去之以求乎古之人古之人循孟氏之言不幾於好徑陵節而墮於狂者之域乎雖然子之歸誠是矣欲友天下之善士自友一鄉之善士始子非善士也固不能以友一鄉之善士也况一國乎子誠善士也天下後世皆將取友於子矣其道不亦大乎勉於爲善不患無友矣斯言也請質諸兄伯真肩若以爲可因以爲記王廉交山集尚友齋記江浙行省參政周公伯溫爲錢塘劉中氏題其齋曰尚友中蓋取騶孟氏以自修者今侍戶部尚書貢公泰甫入閩道過會稽謁余館舍請爲之記余詰之曰尚書公天下之善士也中從之遊獲汲汲尚友是慕殆欲尚友古之人乎古之人不易友也學有其基友之可也無其基徒嚶嚶然曰古之人是慕是友狂者也竊爲中不取也中始冠氣方銳宜苦心勞思讀其書以自淬礪有弗明質諸勝已者求其明有弗知質諸勝已者求其知進而益求天下之善士立其基焉由是而尚友古之人其庶幾矣彼鄉原之似德斥之佛老之近理者遠之蓋似德者則足以盡人心近理者則足以傷世教可不慎乎苟自好焉以息天下之交孤陋寡聞以廢夫深山大澤之區幾何不涉柳子服氣之說也昔者曾子數子夏有三罪焉子夏投其杖于地而拜之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驕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嗚呼焉

士者可不尚友哉。夫朋友居人倫之一。孔子曰：母友不如己者，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友之為道大矣。中汲汲尚友，是慕蓋好學者也。七閩為儒者淵藪，中往往焉尚慕其友，入德尚書公為之依歸。余見其尚論古人而自造焉者矣。為之記以副其請。中字庸道齋，則其所寓而名予為枯蒼王康也。國朝朱伯賢白雲菴尚友齋記。錢塘劉中庸道嘗名其進脩之齋曰尚友，微言於郡陽生，生曰：是殆有取於孟軻氏之言歟。抑亦猶行古之道也。自夫大道既黜，處士橫議，異端並起，趨向不同。當是時也，揚高為我，墨尚兼愛，莊列尚虛無，管晏尚權謀，孫吳尚奇詐，鬼谷尚捭闔，蘇秦尚從儀，行尚術，申商尚法，公孫龍尚名，鬻子務成尚小說。由余尉綸之徒，又兼儒墨合名法而尚之，率皆違道干譽，微君仲已，壅塞仁義，舉天下求如孟子者，蓋鮮矣。故孟子獨尚論其世求古之人而友之。夫豈止一鄉一國而已也。今吾子當天下治平之世，績學鑽言，日從縉紳名鄉，考德而廣業，夙夜力行以求古道，傳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又曰：以友輔仁，二者蓋兼有焉。何至規規尚友古之人乎。世之人踽踽涼涼，亦曰古之人，古之人，夷攷其行，則不掩焉。子奚尚之乎。抑予嘗聞之。司馬長卿尚友相如，諸葛亮尚友管樂，比其至也。長卿為西京文章宗，伯武侯從容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三十七

五

正大庶幾王道。非蘭樂所能及者。又豈規規於所尚哉。庸道曰：子之言過矣。人生而蒙養而無友，則愚友不如己。先聖所戒，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昔周公思兼三王，仲尼祖述堯舜，孟子亦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周公仲尼，大聖也。孟子，大賢也。且尚友古之人，中也。獨不能尚友之手，予奚惑甚。生作而言曰：嘻哉。吾今而後知子之志遠且大矣。非予所擬議也。遂書以誌之。清江具廷臣集尚友齋記。 攜李陳景文氏以尚友名其齋，求予為之記。予惟學不可以無友，蓋足乎己者，狹而資乎人者廣也。孟軻氏取友之道，不止一鄉一國，至於天下之大，且欲尚乎古人焉。尚友乎，古人則非止一世之士，而為千百世之士矣。泛而求之，若夔龍，若伊呂者，不可及已。春秋之臣，賢取乎遠，瑗忠，取乎子文，讓取乎季札，廉取乎孟公綽，惠取乎國僑，直取乎史鮪，其在聖人之門，則顏子之仁，閔子騫之孝，季路之勇，子貢之達，曾參之確，此皆士之所當進而友之者。至於尚功名，則有管樂尚氣節，則有魯仲連尚神仙，則有安期羨門尚隱逸，則有沮溺亦豈非古之當友者乎。惟其不足於一鄉而求之一國，而未之天下，又進而取之古焉，蓋以無窮之心，求無窮之理，則所謂尚友者，盡於是矣。雖然，上焉而為夔龍，下焉而為沮溺，地之相去數千里之

遠世之相後數十里之久其人烏得而友哉所謂反者反其心耳人有古今之心無古今之異也言古人之言行古人之道者烏知不在於一鄉一國乎一鄉一國且不可誣刻可以誣天下乎故居一鄉則不遺一鄉之士居一國則不遺一國之士焉同世而相遠曠世而相求非善於取反矣予以是勗諸己又以是勗諸人恐其事遠邈而忽於近也景文其志之元熊朋來集尚友齋銘 學先鄉國友其善者吾善日進取友天下猶未厭足進之又進尚友古人無論漢晉學類志伊是亦頗伊異世同理今居古稽程以古之人尚友在尚德儀刑等樂山浙潤北屢澤相觀有餘善互勸無失則從容道義塗揖讓詩書宅誰云布衣賤上與晉楚匹公侯豈不貴擁篲事縱掖道成名亦顯十載光赫奕奈何後來者不復見古昔趙子有高齋楊公扁其額鬱鬱兩大字健筆掃農豐開軒迎嘉賓酌酒餉尊客名花照戶牖四坐列簡冊門前盈尺地不着俗士跡何尚抱琴往為子談損益

省吾齋

元吳淑支言集省吾齋銘吾之為吾疑氣成

永樂大典卷二十五百三十七

六

軀前有深阱亦有坦途惟吾所擇任吾所趨兢兢惕惕慎乃馳驅私邪險艱省之鉏之公正平易省之劬之已如不疚內省而慙彼或不賢自省而舒者焉若是

脩吾齋

宋本至治集王之武備吾齋 子蒸靈均初服 卷子宋玉後人便好飄然同去荷衣蘭佩

吾知免夫

養吾齋

劉將孫養吾集養吾齋銘 清明在躬

相親

正己齋

興化府志在儒雅堂之西蘇 舊名學古太守潘時更今名

南海志在市 相司廳事東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尊己齋銘 眇然吾心中全其天乃德乃藝可聖可賢彼嗚于日或存于利墮焉凡庸肆焉悖戾清和之實藉而積階康軼走

正措棄若無世怵乎人吾反吾身苟其已尊寧惟已珍孰大可願毋受所賤嚴其不為毋納所卑可無壘壘而戒悠悠子如尊之母取外求元王沂

伊濱集尊己齋銘為績溪汪氏賦 人於萬物所貴為己臨賢執賢由己而已惟爾從欲得彼忘此孰云千金視若泥滓惟此可尊惟彼可耻措擇力行一問諸理伊

由己齋

宋周孚鉛刀編由己齋銘有身浚儀趙誰名堂猗歟朱子

銘曰 作舍道遠。三年不成。惟其自責。卒為丘陵。杜意于聖。魯之君子。以退為進。未見其止。子是之學。不情不媮。如痿思起。如農望秋。惟蒙故明。惟常故久。我欲如是。誰掣其肘。彼陋巷翁。是為吾友。

克己齋

安福志克己齋。建於主簿廳之東。元王憚秋澗集克己齋記。

御史中丞崔公。作新齋於私第中門之內。為朝夕見賓客。廣忠益之所。扁其額曰克己。中外士夫聞而疑焉。蓋以公忠亮。簡在帝心。四方想見其風彩。勲名事業。無愧於昔賢。方且孜孜焉。汲汲焉。致力於初學者所務。僕為之說曰。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俾經綸一世之事。其時政之得失。思有以論列之。生民之利病。思有以興除之。人材沉滯。賴之而薦舉。奸邪橫恣。仰之而糾繩。况辨公私於事時不同之後。論紀綱於功利競進之餘。是恒處乎憂患之域。而踐乎難險之塗矣。職臺憲者。可謂責之重。而任之不易矣。自非材德備具。卓爾千人之英。志氣剛明。信乎萬物之表。偏蔽躁妄。力制嗜慾之私。視聽云為。粹發性情之正。厲忠直而靡他。無瑕玷之可掩。既正身而格物。先律己而治人者。誰能厭公論而服衆心。振清風於臺閣者哉。而公端本澄源之志。實在於此。宜其於聖賢傳授心法。切要之理。默識心通。景仰取法。有不能自己者。惟公歷事兩朝。又執臺憲。忠君愛物之念。若

饑渴之於飲食。當其論列主宰之際。犯顏匪躬。挺然以直道。偉論獨步。一時曾無顧忌。退縮之私。固已循天理之至公。思復本心之全德矣。雖然。顏子入室。大賢得聖人為之依歸。夙承善誘。鑽仰篤信。猶不免違仁於三月之後。矧餘人哉。蓋天理人慾。只在於公私一念之頃。惟致知是期。格物知至者。動靜以察其變。朝昏以精其思。久蹈曩則。靡息厥修者。方造聖賢間域。故衛武公年登九秩。作抑詩以自警。司馬文正存守一誠。終身不易。今公既循聖賢治心行己之要道。復如二公貞固自持。服膺勿失。日就月將。豈惟緝熙於光明。將見與昔賢同歸而不殊矣。公以齋記見屬。僕年衰老。懶於筆研。敢直書臆見。姑塞雅命云。僧北磻禪師詩。克己齋。因念聖為狂。鑿狂亦有方。正遠尊穩密。私孽珍微茫。蛇俗嗟封殺。耘心破吟疆。他山石攻玉。日用細平章。

求己齋

宋曾協雲莊集求己齋銘并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學者方其未知自反也。但知善之為可欲而已。一朝反求而得之。始信其為己之固有。而非外鑠我也。學而至於信止矣。自此以往。充實之而已耳。夫人之患莫大於己小而物大。內輕而外重。己小而物大。內輕而外重。則見紛華盛麗。而慕遇交錯。化紛而感。當貧賤而病。處富貴而泰。威可以奪。貨可以取。此皆不知求己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七

之過也。若未日思其所止而去其害之者。真積力久。其成也。自反而縮。內省而不疚。弱者以剛。虛者以充。三軍莫能凌。千駟莫能誘。寬以居之。安以行之。於書也。博觀而無所流。於人也。泛愛而無所狎。歛之而一身治。靡之而天下平。窮達猶是。死生猶是。然後為得也。古之人必先志其遠者。大者要其所成就。雖未臻其極。後世猶不可及者。用是道也。然學此者。豈有他術哉。本之於經。以深固其根。參之子集。以助發其奧。優而游之。饜而飲之。以求其所自得者。然後以己之所有。觀古人所言所行之得失。如秉權衡。握繩墨。輕重曲直之不可誣也。力有餘。日有暇。騁辭指意於文章。議論之繁。辯疑考異於形名。度數之末。而學者之事備矣。小子炎年十有五。始志於學。余懼其聞人之長。而起敬起羨。望道之遠。而自暴自棄。而不知其足乎已也。一日求名其讀書之所。而告之以求己。小子勉之。古聖且賢。豈欺我哉。有為者亦若是耳。夫銘以訓之。非父與師其誰。宜為銘曰。維學之初。貴夫日新。取已而足。匪資於人。方其有之。其積猶長。養其梧檟。干霄直上。不治茅塞。助長苗槁。耘耔待時。實茂實好。予以絃誦。予以苜蓿。寤寐賢聖。左右經籍。渾然蒙覆。孰發孰啓。是誠在我。其憤其排。歛衽危坐。收視反聽。十韻簡編。在前如觀日星。歸宿於道。應對以文。博母欲惑。約母寡聞。母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七

八

怠而畫。毋忽而疑。往歸而求。將有餘師。

求諸己齋

周輝清波雜志。從叔知和。隨侍官九江。嘗以詩見呂東萊。居仁

後以書請教。答云。虛阜只尺。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諱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思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者。大者。雖近。遂游夏可也。又為作求諸己齋詩。見集中。知和常尉吳江。作畫虹詩話。語輝未有序。輝言。若以所得東萊帖。冠于首。何用他求。從之。復著畫虹賦。為人稱賞。蓋得少小師尊前輩之力。惜年未及。中病廢而卒。

觀

我齋

葛勝仲丹陽集。次吳粹老觀我齋詩。立我謹外觀。逐物戒內

照不滅。無我與我所。觀亦於何設。右臂彈已化。左肘柳方藥。顧君進此道。遺我自朝徹。不見魯東家。意與我俱絕。陳簡齋集。汝州吳學士觀我齋分韻得真字詩。狂夫縛軒冕。老杜狂夫詩。狂夫老更狂。又獨酌詩。共彼微官縛。莊子繕性篇。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自許稷契身。見一卷雜書詩。靜者樂山林。謂是羲皇人。陶淵明高卧北窗。謂羲皇上人。不如兩忘快。莊子太宗師。與其譽克而北。樂也。不若兩忘

而化其道。昌黎請里奇流詩。故不如丙。內保一色醜。美梅福言文異書。
 一色成體。謂之醜。偉哉道山。傑。滯此汝水濱。後漢黃帝傳。學者以東。魏為
 道家。蓬萊山。大來會。閩步。小憇得。幽欣。本外小住。大來。東坡斗野亭詩。孤
 子得小憇。又和陶懷古詩。果熟多幽欣。一齋一琴酒。萬事無緇磷。絕交書。
 時與親善序。陶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不作子公書。漢陳咸滯於
 郡守。魏賂遺陳湯子。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後微入。為少府。
 肯受元規塵。晉皮亮出鎮於外。以帝舅內執朝權。王導不能平。常遇西風
 卷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人言君侯癡。見七卷和叔古郡詩。我知丈
 人真。老杜禮韋左水詩。甚知丈人真。月明泉聲細。雨過竹色新。是間有真
 我。宴坐方中。中。道樂莊第三十八。也。葉偈曰。無我法中有真。我在傳信公
 三十二年。妻叔曰。必此是問。觀我齋再分韻得下字詩。一慵縛兩脚。閉
 戶了晨夜。夢攀城西樹。起造君子舍。紫髯出堂堂。見客披衣謝。吳書注。張
 遼問吳孫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使馬善射。是誰。答曰。是孫會稽。平
 生功名手。東坡王莽詩。入才功名事事新。嗜靜如食蔗。顧惜之。每食甘蔗。
 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小齋劇冰壺。中明外無罅。鮑照詩。清
 如玉壺冰。要知日用事。傳燈錄。龐居士傳。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

永樂大典卷五百三十七

九

用事作麼生。呈一傷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
 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跌坐看鳥下。楞嚴
 經。世尊結跏趺坐。列于黃帝前。滌鳥舞而不下。陳後山春江秋野圖詩。傍
 看雙鳥下。主人心了了。竹石亦閒暇。傳燈錄。鶴勒那傳偈曰。認得心住時。
 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又騰騰和尚了元歌。心中了了總
 知。兒童慣看客。我車當日駕。老杜南都詩。慣看賓客兒童喜。胡釘紋贈韓
 少府詩。兒童不慣見車馬。走入蘆花深處藏。平分齋中間。老杜秦州雜詩。
 水竹會平分。風月不待借。李太白寄裴隱詩。揚帆借天風。孟郊詩。傲文北
 山水。惜月南樓中。還須酒屢費。晉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
 中外子姪往來遊集。有餅亦屢費百金。世頓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
 不用中心灸。見土之賦。同叔易于觀我齋。分韻得自字。即陳叔易。小草
 浪出山。世說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就桓司馬有胸和藥。草中有蓮志。公
 日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二稱。謝木谷。都隆曰。此甚易解。魏則為蓮志。出
 則為小草。謝甚愧。老杜上牛頭寺詩。真成浪出遊。與蘇端明詩。龐公不浪出。
 大隱乃居市。見卷前詠懷詩。功名一畫餅。三國志。魏文帝謂盧毓曰。選舉
 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食也。甚矣癡兒計。晉楊濟曰。窮云。生子癡。

了官事。官事未了也。又見前全善詩。傾身犯火宅。顧自以為戲。去年燈
大宅喻品。諸子於火宅內樂着戲。心不厭患。無求出意。汗顏蓮冰子。更復
問奚自。汗顏。見一卷雜書詩。冰子。見四卷西風詩。三肅齋中人。左傳成公
十六年。卻至三肅使者而退。杜注肅子至地。周禮大祝九日肅。本是有
室器。類延年五君詠。仲容有雲器。實葉生人秀。雖然山上山。古樂府。葉姑
今何在。山上更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政爾更非吏。音殊時音聲
山濤。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是非吏。德非隱。肅肅總前竹。見引者勝地。世
說王衡軍云。酒正自引人着勝地。世間劇寒暑。了不受榮悴。門前剝啄客。
欲問觀我意。呂恭到咏行。剝剝咏咏。有客至門。
但持邯鄲枕。贈我一覺睡。見六卷和元方詩。

求我齋

元宋本至
治集求我

齋銘 荆南史景初。取孟子言命肆業之所曰求我齋。友人燕山宋本為
銘。庸盡切德之義。景初質平易與人交。未嘗見喜愠色。善人也。銘曰。
山郊於國。所產日使。人蔽於物。所失日深。厥失維何。赤子之心。求復吾初。
盡事六經。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語司南。慎思篤行。相彼宵人。曾不知此。
天機嗜欲。交戰沒齒。始將勝人。欲則喪已。勗哉吾子。
老壯窮。堅鄉理。背欲。八十已千。循流違本。匪聖斯賢。
主友齋 宋度
正性

永樂大典卷三五百十七

十

善堂集主友齋銘 正。向從傳用之。得伊川所遺其祖大夫手誥。携至晦
庵先生為書其後。謂大夫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主友而因以信其為
人。用之之子興行見之曰。吾先世之所以垂裕于後之人者。實在於此。遂
以主友名其齋。正嘉其志。因為之銘以勉之。士生千載。而志于學。遺經
雖存。微言則邈。欲扣其端。必資先覺。先覺之士。道之所存。委躬請事。師嚴
道尊。豈無同志。共登其門。進則問辯。退則講論。昔者曾子。親承聖教。其所
取者。犯而不校。加以內省。乃貫于道。秦漢以來。寔失其傳。紛紛百家。擾擾
異端。異端無用。百家無原。在於聖門。斯不足觀。觀其所主。既得其正。觀其
所友。靡不受命。非自暴棄。曷不由聖。亦既得之。固不在身。以
成其德。以輔其仁。為之由已。而非由人。吾言雖陋。請書諸紳。
教子齋 此後志齋舊
輿地紀勝常德府武陵尉廳有教子齋。先是
唐質肅公介任武陵尉。日闕是齋以教子。
如農齋 此後志齋舊
道間錢守建所建。尚志齋 元劉文簡公集尚志齋記 士之所以
取政如農功之意。尚志齋 異於者在乎尚其志而已。蓋嘗論之。
心為志之體。志為心之用。故心一而志二。光明正大。虛靜純一。廓然無外
者。此天命人以本然之良心也。及耳目之官。一接於物。則莫不有所慕。有

所慕。則念必起於心。念之不已。則皆各從其所慕而之矣。是謂之志也。然後善惡分焉。小大別焉。故曰。心一而志二也。然則善者所以全其善。惡者所以至于惡。大者所以成其大。小者所以止于小。者莫非志也。今夫為技者。曰。吾所志者技。左準繩。右規矩。利其器而致其力。晝不得休。夜不得息。憊憊焉以求其巧。技精矣。猶以為未至。乃徧即天下之為技者。以折衷焉。而天下之為技。皆服其巧。莫能過也。斯其為志也至矣。而閭閻之人。能賤之曰。彼技者也。我得而驅役之。為利者曰。吾所志者利。行則操鉤錮。止則設機穽。汲汲焉以求其富貴。高而至於山。深而至於淵。近而一國之內。遠而四海之外。凡可獲其利者。無所不至焉。利豐矣。猶以為未至。乃徧即天下之為利者。從而較之。而天下之為利者。皆服其富貴。莫能及也。斯其為志也亦至矣。而褐夫能賤之曰。彼貪人也。我得而凌慢之。有一人焉。曰。吾所志者道。晝而作。夜而寐。寒而衣。飢而食。休休焉。無能為也。責其巧與富。曾不及向之為技。為利者之萬分一。然而宗族稱其孝。鄉黨服其弟。朋友與其信。以之立廟堂。臨民人。出處進退。無不可者。與夫受役於閭閻。見凌於褐夫者。為何如哉。嗚呼。由一念之間。而其善惡小大之相去如此。則士之求異於人者。其志可不尚乎。昔王子墊問於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此之謂也。友人智仲敬築室而居之。揭其名曰尚志。蓋取孟子之說也。而未記於余。余曰。余與子將二十年矣。知子之志者。莫如余。子夙敏而有才。好學而不倦。寔孝於親。弟於兄。信於友朋。夫孝弟與信三者既立。而曰仁義云者。不在茲乎。是子之尚其志也久矣。此區區之名焉。古之人。畏有名而無實。今子實既修。而名自從之矣。何更為哉。仲敬曰。是不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愚智所不免。故孔甲有盤盂之誡。武王有水鏡之銘。懼弗克終也。聖賢尚且如此。而况我輩乎。我恐吾志之。漸弗克終。去而不留也。庶幾視此。而朝夕自省察焉。吾非為名也。余曰。子識能若是。則雖不欲異於人。其可得乎。故樂為之書。虞集學古錄尚志齋說。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蓄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那則雖有善器。疆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况乎弛焉以嬉。嬉焉以登。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為偶。以其無志也。吾為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為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茫。無所底止。其不為妄人者幾希。此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此之謂也。友人智仲敬築室而居之。揭其名曰尚志。蓋取孟子之說也。而未記於余。余曰。余與子將二十年矣。知子之志者。莫如余。子夙敏而有才。好學而不倦。寔孝於親。弟於兄。信於友朋。夫孝弟與信三者既立。而曰仁義云者。不在茲乎。是子之尚其志也久矣。此區區之名焉。古之人。畏有名而無實。今子實既修。而名自從之矣。何更為哉。仲敬曰。是不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愚智所不免。故孔甲有盤盂之誡。武王有水鏡之銘。懼弗克終也。聖賢尚且如此。而况我輩乎。我恐吾志之。漸弗克終。去而不留也。庶幾視此。而朝夕自省察焉。吾非為名也。余曰。子識能若是。則雖不欲異於人。其可得乎。故樂為之書。虞集學古錄尚志齋說。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蓄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那則雖有善器。疆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况乎弛焉以嬉。嬉焉以登。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為偶。以其無志也。吾為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為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茫。無所底止。其不為妄人者幾希。此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七

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為喪。患難憂戚。志不為備。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况為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况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為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俊儀若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齋也。受業於子。齋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勸。因為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暨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齋也。尚思立志乎哉。劉仁本羽庭詩。尚志齋記。士之生斯世也。位未至於公卿大夫。業不為農工商賈。若無所事者。則何居。惟尚其志而已。尚其志。所以為公卿大夫之事者。又惟仁與義而已。昔者齋宣王之子。以士何事問諸孟軻氏。孟軻氏應之曰。尚志。夫志者。心之所之。尚則高尚之謂也。志之高尚。而凡士之事。皆由此出。以之行仁義而仁義充。以之明道德而道德立。以之成天下之庶務。而庶務正。一皆心之酬酢變化。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七

十二

者為志之所之。君子得不尚其志哉。蓋孟軻氏當春秋戰國之世。患道不明。士習卑陋。詐術縱橫。功利是尚。人心溺墊。所趨日下。思欲拯而救之。故倦倦以尚志為說。所以正人心。淑士類。垂訓立言。百世之下。至今為士者賴之。越上虞潘錫子京。士族也。美姿質。負志氣。識趣超邁。好學讀書。求師問道。謂功之崇在志。業之廣在勤。嘗聞進脩之所。扁曰尚志齋。因吾友朱伯言父請規誦之文。著為壁記。吾聞孔子聖人也。其進德之序。則自十五而志于學。始其訓人之辭。蓋曰志於道。又曰苟志於仁矣。凡此言志者。皆主於心。然方寸之虛靈不昧。萬理昭融。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心之所之者。皆高明正大之域。道德仁義之事。即君子所尚者也。今且為學。學莫先於立志。志苟尚矣。異日為公卿大夫。以行脩齊治平之學。又豈外夫道德仁義而為事乎。子京學為孔子孟子者也。請細釋其訓。旨以命之。若曰志於功名。志於富貴。而反累其心者。不得以為言矣。矧今崩奔喪亂。聲利沉酣。滔滔忘返。而有如子京之尚志。自拔於流俗者。幾何。吾軍不忻。憚鼓舞而為之表著哉。故書以勗之。程禮部集銘。惟士何事。惟曰尚志。其志伊何。曰仁與義。仁為長德。義不謀利。忠君孝親。有一無二。施諸天下。反身則備。是以君子所尚在是。老驥伏櫪。飢鷹振翼。萬夫

莫回一鼓作氣何歟王君齋居攸堅我銘其頌固或自棄國朝朱伯賢白
 雪簾尚志齋銘 上虞潘錫子京居五大夫市散置質之煩囂也。則室為
 進脩之齋既題之曰尚志微言於縉紳先生以表之間請於予予曰志之
 於人大矣願所尚何如耳夫志富貴則尚勢利志功名則尚行業志稽古
 則尚詩書志道德則尚仁義志之所存心之所趨也志一則尚專志二則
 尚雜專則藝精而道通雜則好歧而事塞故羿以射名秋以奕名師曠以
 音名嵇康以鍛名伯倫以酒名僧虔以畫名張旭以草書名亦皆足以樂
 恂恂有禮接朋友義而有信孜孜矻矻以考古訂今為事固已拔於流俗
 遠甚姑未識子志之尚何居京氏曰昔者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志克舜
 者也孟軻氏願學孔子志孔子者也。錫也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位又不
 能為農工商賈之習蓋將志伊尹之志而學孔孟之學也子曰然則子之
 所尚亦曰仁義而已矣居仁由義大人之事而非衆庶之志矣子守而弗
 失行而不息其殆庶幾焉喜而為之銘銘曰 心必之志為與行息德
 乃腴潘京氏敦禮讓義與仁 遜志齋 宋楊誠齋集題龍平臣遜志
 日趨向吉山禁辱維所尚

水樂大典卷千五百三十七

十三

年筆勢已翩翩欲知聖處真消息不是原夫一兩聯元王廉交山集遜志
 齋銘 余自髫髻至弱冠時氣彊悍養名與朋友言力不偷其才而志曠
 出其下先生長者曰不類尋以父命游香易董伯大先師門余時推結被
 錦繡氣岸鬻簞類生馬駒先師善誘人遇余不接弟子禮燕居不冠不見
 授業則以說惟學遜志以風一歲始悟先師以禮抗不屑教誨者也即盡
 易其冠衣循循執弟子禮謹先師曰嘻小子可敬矣厥受業乃務潛心抑
 志氣不敢以吐獵一善知服膺可猶不敢即以為是必旁攻傳誦如審矣
 復質于師師曰然善斯得矣積二十年然後知先師誨人尚遜志今上虞
 邑子陳麒章相從予游麒之質周慎惟順目好益有類予幼所為者因以
 先師誨予遜志之道授之名其齋曰遜志將以俾其蹈予轍也麒聞之與
 有艾哉為之銘曰 學不遜志援道無絲惟志克遜學乃不浮予昔養名
 先師善誘作遜志功厥學斯就順也鑒之母曰匪亟麒用加勉否則不及

明志齋 元程雪樓集南陽書院記 昔諸葛武侯曰非淡泊無以
 明志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德宜以堂為成德堂東
 序為明志齋王廉交山集明志齋記 天主人以太朴人以太朴聚形人
 心則固純白而無機也道圓于心心體純白其道亦貞一而無駁也無駁

也歟夫道者果何事也。夫子常言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違其自謂。則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而孟子亦謂求則得之。抑在茲乎。自道之失其傳也。聖人正其心。至於平天下者。岐以為二。死生動靜莫識其源。天地萬物莫明其理。舉天下溺於虛無莽沔以為道。况於富貴貧賤之間。喜怒哀樂之際。就知所謂不可須臾離者。十歲而下。思夫子未見之人。道其有在。吾徒其可忘之。後學之士。期以語之。則吾先生之教也。黃氏日抄跋臨川張清伯求志齋記。孔門稱隱居以求其志。非徒曰歸潔其身之謂也。大丈夫生天地間。當為天下國家用。故窮居隱約。日夜講求。無非求其所以致君澤民者。此孔門求志之指也。臨川張清伯。負邁往不群之氣。歷覽江淮險要。納交當世名公貴人。比其有志當世為何如。晚歲卓茅嚴陵。自號求志齋。且自述其所以求志者甚悉。解旨慷慨。讀者膽張。清伯之志。可謂久而益壯者矣。然志在我命在天。而用不用在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一唯安其所遇。斯可爾。夫子曰。志於道。孟子言。士尚志。亦惟仁義為是。求愚願清伯惟求其在我以聽之。元虞集學古錄。劉氏求志齋銘。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將有友。若射置的。苟不素定。依依奚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

灼知當為。勇往不讓。職有常分。匪求外妄。其志伊何。惟道是美。是達是行。求而得矣。無顯無隱。從事在己。信美劉君。執書受徒。惟志之求。爰表齋居。高審尚端。勿惰勿過。許有壬至。正集求志齋銘。為徐君如周作。相古先民。學有體用。用行舍藏。時止時動。動非人為。止乃天謀。隱不放棄。惟志之求。厥求伊何。予以守道。達而兼善。我志允蹈。玄聖有惻。未見其人。伊呂不生。斯理豈民。眇身堪輿。道無不在。物兼本末。養交內外。曰惟顏子。亦庶乎此。顏何人哉。養志齋。國朝劉基覆瓿集。養志齋記。事親莫大希之。則是。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謙書而扁諸室。蓋將以朝夕觀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為人子而志于孝。夫奚為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曾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缺。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為至足。而不知戚其疚。欣其欣。至于違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冠于浙。古烏程之曠。巨口細鱗之魚。秋菰春韭之菜。芳菰精糧。晨鳧露雞之膳。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為室也。東望三泖九峯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七

鶴宵警。松篁果木。花鳥靡曼。所以娛耳悅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於堂上。珠衣戲於庭下。欲其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與。觀望順指。不呼而某。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也。痛痒疾疢。如已受之。否泰榮辱。憂喜鍾馮。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為不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為不孝。世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言慎行。由義履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修應辯感。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汙。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隣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矣。

繼志齋

圖朝何夔。集繼志齋記。金士妻君仲實。

世儒家。實為唐相。譙國公之裔。始居吉之文江。自其祖澗雲先生。與其先人。務志乃徒淦。故禮部侍郎魯公。得之師澗雲。而兄事務志。仲實既與之同學。公嘉其克守家法。嘗為之頌。其燕處之室。曰繼志齋。仲實謂予曰。公之名予齋也。蓋以予先人之志。進於某也。其意厚矣。其後公既仕于朝。及請老而歿。不及家。故未嘗一言吾子公友也。敢請為予言。而記之。予惟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繼志。禮曰。孝者善繼人之志。蓋能繼其志。斯能述其事矣。善繼善述。孝之大者也。故為後嗣者。必明乎先世之志。而先世之志。則可知矣。事之所欲為者。志也。而為之有成與否者。時也。志之所在。必行也。而行之有至有不至者。力也。吾於其已至者。奉承而弗違之可也。於其未至者。克大而卒成之可也。斯謂之繼志。仲實其知之矣。昔子初舉進士時。始識貢士君。所行文。工行。淳良士也。逮竊第南歸。又識所性於維揚。于時。准之遊。其門者彬彬也。二君於仲實為諸父子。雖未識。務志亦可由二君而知之。非惟可以知務志。亦可由二君而知其先也。今又見仲實父子焉。又可以知其後也。仲實篤守先志。智足以知方。材足以立事。洽之以詩書六藝。以成其文。固其質於以倡其子弟。以無愧於其先。他日子弟亦倡其子孫。以無愧於今日。則亦無負於魯公之所期待者矣。

先

志齋

元程禮部集先志齋記。夫為今公卿大夫世臣之子弟。而不以聲色狗馬馳騁歌舞。佚樂為事。此其志已足嘉尚。又能敦詩

書說禮樂。講求古聖賢之學。自比於布衣常帶之士。下其身。貴其名。去其驕尊。其道其志之大小。遠近。為何如哉。昔者顏淵季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之徒。事孔子。皆閭閻之士也。孔子與之言志。其所對。非經邦之大。則修身之微。孔子各許其能。而亦告之以己志。非空言也。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

業也。孔子顏淵李路冉有公西華曾皙之徒。之不過者天也。豈志之過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蒿蕪然樂堯舜之道。當是時。湯之聘幣未至也。而其志則已可知矣。通書曰。志伊尹之所志。誰不信。歟。高昌彥中故中書左丞。心齋公之。子廣平王從子相國之。場所謂世臣之家也。乃能眇焉深思。不以軒冕為榮。而以德義為貴。屏少年之豪習。慕古人之高風。豈非志之大。且遠乎。於是折節讀書。問從余。存余喜其能卓然自立也。為取學記語。以扁其藏。修之齋曰先志。且告之曰。聞諸先儒。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於乎。子其慎擇之哉。作先志齋記。 國朝貝廷臣集崇志齋記 王公之

崇志齋

中者。蓋有不隨氣而乘。不與時而變。達則行而利乎物。窮則晦而樂其天。此志之為大。與天地相配。歟。孟子持其志。易曰。高其志。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而世之有志者。恒鮮。所見者小而不可見乎大。所務者近而不務乎遠。奚翅蚶蟻自足於蹄。本孰知鯨鯨之縱於海。鸞斯不出於蓬蒿。惡觀鴻鵠之翔乎天。故唯豪傑之士。立乎萬物之表。而本之以誠。其進德也。必果其成功也。必銳。聖賢事業。莫不在我矣。由是觀之。人品不同。而所志亦異。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三十七

如此然。學者又可甘心卑污苟賤之域。而忽於高且遠。非志伊尹之所志。則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若捷於市。亦伊尹也。聖顏子之所學。則無伐善無施勞。亦顏子也。君子豈強人之不能乎。亦在為之而已。余嘗以是告人。特未見其能自勵者。至一時好高而行。或遠之又無足稱焉。今兵部尚書陳公彥銘。顏其讀書之所曰崇志。不遠三百里。求余記。故舉其說以復之。且公由幕府一蹴至夏官。其位既崇。美位之崇者。寔由崇志而致。若余之所以告公者。不在於位。而在於道德焉。苟志於道德。推之所為。將見事業無窮。非顯於一時。而及乎百世。非榮乎一鄉。而施之天下。此蓋公之素志。亦人之所深望也。於是乎書。 性齋 元王沂伊濱集 書性齋說後新安方成讀 成生存存之義也。象陰王沂述曰。情者性之發。性者心之理。感而遂通者。用。寂然不動者。體。其靜也。如泉斯涵。其動也。如流迤邐。或濤闖之壑。决非捧土之或止。未復所有。斯克乎已。卓爾不羣。萬善具備。靡闕靡虧。常目在是。體立用行。曰道與義。其功何以早禮。崇智崇也。效天。早也。去地。念。是在茲。生生不已。一真春融。諸妄蟬蛻。猗誰名齋。新安方子。敢負一辭。以迓來商。陸子方集性齋為分胡陸提舉作 孔門性不聞學者。夫其義上中下

為三善與惡為二鄙各異而同。韓揚同而異。不指理不明。不兼氣不備理。無智無愚。氣有馭與粹。本體在涵養工夫。要克治立義以居敬。存誠以去偽。曾思兩卷書。學問千古事。性外無餘天。齋中有樂地。吾宗家湖曲。虛齋納天光。清源湧活水。中有菡萏香。我欲袖兩圖。再拜升公堂。先天揭石序。太極列左方。見草憶春陵。看花思各陽。花草各有性。指圖試參詳。

正性齋

宋強祠部集純甫仙尉正性齋序。室以

齋名無他也。庶居之者內焉諸心外焉諸身。藏焉為萬慮。行焉為萬事。無不潔齋而居之也。苟身蹟於貨心溺於偽。慮發而不端。事行而不正。獨泰然以居。是有齋名而無齋實矣。純甫名家子。一命對此。邑署東舊宇葺以為齋。六經置諸前。羣史列左右。純甫日居其間。取詩之無邪以秉心。禮樂之中以治身。易之精微以端慮。春秋之斷以行事。書之洪範以蹈中。其考諸往載。則姦邪雖死。我得以筆誅。忠骨雖朽。我景其遺。烈士無媿於齋實矣。顧其名猶缺。且諮於子。子曰。夫身末也。心本也。性之於心。又本也。性正則心正。心正則其身與事無不正也。且以正性名君齋。若乃苟華棟楠。苟積圖史。動靜不由於正。則非予所以名齋之意也。

修性齋

宋蘇觀公詩寄題宗室世澤太博修性齋。人情安逸或

驕惰。君子操修有本原。結字近同。間燕處題顏深警。聖賢言游心最樂。看書富。萬目無窮百卉繁。治世右文風。教洽彬彬儒雅。編宗藩。

所性齋

宋黃庭堅集王子舟所性齋銘。道行不加。窮處不病。此之謂性。由思入聲。由聲入覺。此之謂學。性則聖質。學則聖

功。謂予不能。倒戈自攻。天下求師。四海取友。道立德尊。宗吾性有。

正心齋

宋王遂集正心齋銘。古言修身。在正其心。一

不在已。邪百其侵。忿樂有所為。獸為禽。寡然君子。履薄臨深。

清心齋

肝江後志新城縣廨在縣郭之中。有清心齋。宋陳夢

庚詩題馬舍人清心齋。此齋一室。旁無徑。危與微。間只此心。世故洗空。元有易。人情移盡。虛須琴。虛中不着秋毫。累徹下。當如一水深。何物摩尼

存心齋

宋洪邁夷堅志存心齋。趙善慶與弟居衛州肆業。城內一寺。榜小室曰亦樂齋。是歲獲

能照燭。滿腮明月夜沉沉。解而拙於春官。或為言樂與落同音。士子所深諱。而以名其居。宜不利矣。乃改為居易齋。久之。夢老翁高冠雪頰。來相訪。指而言曰。子所以易此者。正以樂字為不美。獨不思居易者。唐白樂天之名乎。自樂之稱。尤為未幾。連謝曰。然則何為而可。曰。當命為存心齋可矣。竟而更之。遂以乾道五年

登第調章貢。候官為予言。元許有士。至正集存心齋記。士為學一於己。人不與焉。至於處不順之際。則學力淺深。從可見矣。夫不順之來。其處之也。有漢如浮雲。倏如飄風。浪然若不見而不聞者。或實急缺。亦固自反。委物我混是非。流而為荒唐寂滅之學。為己者固如是乎。復有致九。容忍如飢。禁食如飢。受楚聖制不動而悻悻者。故在。又若德忿而實非也。欲去二弊。莫若師孟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愛敬此施。效驗彼著。橫逆之至。自反再三。內省不疚。在人者吾何與焉。尚論古之犯而不校者。顏子其成德乎。若妻師德之唾而不拭。不幾於矯乎。呂蒙正不問毀者姓名。以為一知。則終身不能忘。是不能消融以理。畏避有聞。寧不知之為愈也。或一知之。曾中之芥蒂。將不復可釋矣。不知孟子處之有至善之道焉。廬陵王務先。君子人也。他郡知其賢。以禮邀致館而師之。先廬在鄉里。為里豪所吞。歸則舉室皇皇。別購隙地。盡庀堦葺。始有以庇風雨。即東室為游息所。撫孟子瘼橫逆之旨。揭以存心。俾予發其槩。竊惟士之為學。觀孟子反覆之精密。一有不盡。謂吾仁吾禮若是足矣。則橫逆為患。非不幸也。且也。則是舉妄人而施諸身也。務先之自反審矣。尚慮其悻悻者在。未能泯然而釋也。務先曰。予每懷舊物。不能不為之痛心。鬱邑固若悻悻者在。循名惟義。所以

永樂大典卷五百三十七

十九

自釋也。又恐用力者有不至。且夕顧瞻而致察焉。又所以自勉也。予曰。不能不辨。悻者人之情也。顧瞻而致察焉。自反再三之謂也。務先其善學。孟子者乎。彼蒙於忿忿者。聞之。獨無開明之時乎。則其悔悟而反壁也。有日矣。務先為劉疑之手。為沈麟士乎。予又以是驗務先之學力焉。**養**

心齋

輿地紀勝齋在
汜陽州廳東。

問心齋

合肥新志淳熙已酉。李正邦
建草堂在縣廳北。淳熙丙午。金

潛心齋

辛機結茅為之。紹熙士子。令路巖卿
復於其前。初瓦屋三楹。榜曰問心齋。

心齋

宋李處權松庵集潛
心齋詩。古之學為

己。今之學為人。始乎芒芴間。擴充遂無垠。克己而復禮。天下皆歸仁。尼父百世師。道妙聖且神。天將為木鐸。故未喪斯文。賢哉顏氏子。至樂忘其貧。語之而不惰。好學無與倫。孟子養浩然。卓爾踵後塵。萬鍾與千乘。不肯易其身。茫茫自聖哲。六籍經幾秦。末學更多岐。學海無問津。伊川二先生。身脩道愈振。當年從之特。不減涑泗濱。至今士氣盛。亦復民風淳。紫子柯山秀。言厲即之溫。由來思無邪。果見德有鄰。潛心坐一室。淡泊遺紛紛。收視而返聽。自得於見聞。先生雖云亡。書在傳日新。得味極鎮仰。恍如入至境。而我先君子。實預絳帳賓。我亦聞緒餘。往往書諸紳。多言反成蔽。目擊道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七

乃存。蔡杖一幅中。蚤晚來扣門。詩海繪章崔德符。心齋詩。雙扉掩餘
看。一榻下涼慢。前人嗟不死。萬古映黃卷。時時擷英華。一一詣微遠。鼎食
姑置之。此。廣心齋。宋蘇東坡集。詳自原。廣心齋銘。細德險微。惜
味良不淡。愛彼我。君子廣心。物無不可。心不運寸。中積瑣

瑣。得得戚戚。忿欲生火。然爐傾側。焚我中和。沃以遠水。井泉無波。天下為量。萬物一家。前聖後聖。惠我光華。古心齋。元

蹄顏。泉吟。高古心齋。為朱鑑子明賦。世俗相詬病。美刺非妍媸。行徐
極狡。好。翫。多環奇。我面寧似子。吾我不知。至哉虛靈中。有物竊莫推。

羊狼類。渥丹。麟。被生。蒙俱。聖狂惟自克。是故幾于危。克舜去已遠。厥鑒猶
可師。明德始自明。今聞日四馳。咨嗟今之人。方寸有險夷。作詩以銘子。聊

用自。澄心齋。元楊叔能小亭集。澄心齋詩。退食公園後。焚香即
解頤。燕居。鏡明含萬象。水淨見羣魚。暮府當荆楚。官曹塞

簿書。靈臺塵不到。為計未為疎。心一齋。邵君敬備。四明善士也。歲循于郭居。扁

其齋曰心一。而徵言於餘姚宋元禧以為記。乃釋古訓而言曰。心神明不
測者也。得於天而主於人之身。天下之理。於是乎具焉。天下之事。於是乎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七

二十

應焉。古今至遠也。而通乎一息者。心也。宇宙至廣也。而周乎一念者。心也。
天至高也。地至厚也。人之身至眇也。而參為三才者。心也。心之於人。至貴

至尊者也。而耳目鼻體之官。不能侵。至虛至明者也。而耳目鼻體之欲。不
能蔽。侵於耳目鼻體之官。蔽於耳目鼻體之欲者。衆人之心也。性統於心

而靜。情統於心而動。靜而恒中。動而恒和者。聖人之心也。雖然。衆人之心。
豈果異於聖人之心哉。譬之鑑也。聖人無垢。而衆人有垢也。自有垢而至

無垢。刮磨之功也。自衆人而至聖人。學問之力也。學問非一事。而放心是
求者。學問之要也。何謂放心。靜而昏。動而雜者。放心也。心既放矣。以之檢

身。則鑑失其明。以之應事。則衡失其平。甚矣放心不可以不求也。求之奈
何。心一而已矣。以言乎學問。敬而循序者。心一也。以言乎應事。敬而中節

者。心一也。心一之功大矣哉。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
二。則其生物不測。余謂聖人之道亦然。聖人有心而無為者也。天地無心

而成化者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原其功。不越乎心一而已矣。敬脩其進之哉。意齋。元王惲秋澗集。意齋
而危。不誠無物。誠斯明斯。意誠心正。以至國治。治國尚可。奚難於賢。仲尼

無意。人孰能追。莊生刻意。我非敢知。惟神聖工巧。意行不疑。然後是齋之

所謂意者。庶幾得軒岐之道。題邢君用意齋詩。禹城方使警刑君。願我龍鍾老病身。賦就瘁梨空自惜。幾時相對意齋人。百疾中來有變常。智人察色信能量。細者難索縱橫說。到了何曾有定方。馬清泉需庵集意齋詩。紙上陳言泥不通。千金良藥竟無功。意齋二字分明了。便在前賢

準的中。絕代名流不可忘。千金良藥亦非常。術中百法有輕重。肘後一方誰短長。俗子安能盡工巧。古人未必愈膏肓。意齋二字分明了。君到臨時

與細。紹意齋。陸庭元詩題紹意齋。聖人毋意物我同。大賢庶幾其屢空。今君胡為用此意。乃欲酬酢萬化參天工。客

來無窮君不厭。所施不同皆有驗。風寒燥熱互相伐。一理驅除無頓慚。衙門端。一作坐一事無。衆皆劫劫君有餘。見賢不避忘其軀。肯與俗子爭

錙銖。知君此意久已絕。為爾病生吾有說。待儲百藥待百病。任爾紛紛強分馳。君但守此心如鐵。徧與衆生除衆熱。是則名為無意訣。剗放南山

一作意。著秋月。誠意齋。元李一初雲陽集誠意齋記。禾山之麓。逶迤而盤。藹者質氏世居焉。質氏之族大以蕃。其人多礪

硠英。獨其溫厚典實。不為矯激詭異之行。而人自信之。蓋嘗題其燕處之齋曰誠意。誠意者。大學自修之條目也。誠者實也。意者心之發也。人之

永樂大典卷三五百五十七

二十一

為人。所以能酬酢萬變者。恒存乎心。而發乎意。意苟實。則為善而誠。善矣。天下之理。唯善與惡。為善則為君子。為惡則為小人。世固有知君子之當

為而小人之不可為者。奈其念慮之微。纖芥之頃。一有不實。則事雖或善。而意已不善。君子小人之幾。於是而遂分矣。世變風移。仁義之塗。榛塞。彼

其跳梁乎。閭里奮臂而大呼。肆行而無忌憚者。是固根根無足譏也。幸其有異乎。是而稍知君子之當為者。則又不能自克。而蔽於自欺。往往心為

小人。而貌為君子。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究其所由。皆其意有不誠。故其行有不至耳。某當時事更變。人心嶮崎之時。而能從容應務。挫其銳。而解

其紛。卒使鄰隣賴之。姻戚倚之。朋友稱之。而某曾無一毫矜衒之心。歛容而退。澹然若不欲為世所知者。比其意蓋可知也。且吾嘗聞之。人無所不

至。惟天不容偽。世之為善而不誠者。欲以欺人也。欺人者。未能欺人。而徒以自欺。自欺則欺天矣。唯君子為能表裏洞然。意是在是。則心在是。心在是

則天在是。君子之所為。固求以無愧於天而已。古昔聖賢其教人也。必以誠。誠者所以合外內。貫天人而一之者也。某日從容乎是齋。而思所以名

齋之義。朝於是焉。夕於是焉。動靜食息。必於是。而不吝。然則聖賢可同歸矣。豈獨異於今世人哉。宋王遂集誠意齋銘。明善之功。在誠其意。好色

慙是所指所視。厭然不善。何止如偽。曰憊曰欺。皆由於自。元許有任。至正集弘。襄王希賢。齋扁誠意。乃弟希英。意即求賦詩。堪與大無際。眇已乃中。瘳與參非此心。傾歌執持。往虛靈妙。不則捕影。竟何所念。慮一發動。昭晰露端。緒實力少。未殫圓方。亂規矩。是猶虞機。張括度斯。釋等充盈。皆至善。毫髮絕過舉。遂令天下平。推極效乃許。彼美三槐裔。弘襄見翹楚。起廢學已神。稽疑逆如覩。扁齋自警省。實副名有取。窮達命自知。含光樂環堵。觀采上醫中。誼也聞自古。難弟九可人。青風振烏府。談兄脉頰古。微題萬細堵。何年遂獵。櫻詩成先滿。摺生意齋。元白君衆

高齋集題生意齋。芳草何青青。青為誰好。微物衆所憐。寸心長自保。零雨邑華滋。輕風發幽抱。但恐荆棘深。憂思以終老。適意齋。元劉仁本羽庭詩。葦適意齋。路有序。鄧士侃可與仲權治所居之室。番易周君伯温象適意齋三字以扁之。來求銘。銘曰。萬形宇

齋。室。番易周君伯温象適意齋三字以扁之。來求銘。銘曰。萬形宇

齋。室。番易周君伯温象適意齋三字以扁之。來求銘。銘曰。萬形宇

體齋。江潮後集末教器之體齋詩為梁谿馮季求作。口腹不自主。來吟體齋詩。三肅齋中人問體安措解體卑語近拘。體高語近

永樂大典卷三五三三

五

晦耳目口鼻形人各師其師。要之天地間。當以一理推。馮侯好兄弟。一一青廟安。是家好談道。脫略毛與皮。一室春悄悄。詩禮相娛嬉。但媿遠客塵。

既子重理技。雖非來自訣。要知不磷淄。我車得園工。分路有險夷。君知魯叟聖。妙在物不遺。當其作春秋。一字如權鑿。越竟借越看。斷謂此語非。俗

儒無已心。望道如隔紙。閉門畫圓方。用世多參差。千載堪一咍。汝足未及。噉馬郎。顧我笑坐。又鑪煙。蓬黃花。繁牆東。青山轉。墻西。吾言亦已費。須君

身一誠身齋。宋韓元吉南澗集誠身齋銘有序。河南富子立。以

詩以達情。而以論道。吾聞其幾於釋老。蓋試為之。銘夫子思孟軻之說。學

者日誦而易之故。心即其端。以求道。不則其趨。趨如其居。頹如色。以為容

擇。然後言。欲致其誠者。試以事。則無施焉。君子之於道也。將以成天下之

務。非獨為是。稿木死灰。然也。譬之水焉。其止也。可以觀萬物。而行也。可以

刺萬物。吾子其勉之。故銘曰。老佛肆行。羣心日盲。置主問死。土木偶形。

弊基諸儒。白首抱經。弗行。致理。虛天第程。何以故之。曰。身是誠。誠又而著。道將縱橫。放諸四方。如權。過衡。聖人之運。實侔于天。唯天不言。萬物故成。君子反身。蓋復其原。匪誠能天。以天道名水。派在川。無或。不盈。子能終之。

天下可平。李彌遜竹銘集。富子立誠身齋銘。物不可得而正。曰正己。已不可得而正。曰正心。反身而誠。以合于真。盡天之道。而施諸人。其感如神。

子其書。諸神。**提身齋**。古羅志齋。在湘陰縣。**脩身齋**。宋王遂集脩身齋銘。天下國家。其本在身。繫

繫是欲。勿以強人。通身義理。不**敬身齋**。銘。國朝胡仲子集敬身齋。過曰。仁克而大之。此之謂神。池氏居永康之荊州。

莘仲即其居而闢室焉。曰敬身微銘於媯仲子。仲子曰。莘仲其知本乎。道無往而不在。君子無往而不敬。何獨吾身為然乎。蓋三極之道。入參其間。

大之為天地。幽之為鬼神。夥之為萬物萬事。其理有一不備於我乎。能敬其身。則將無不敬矣。敬身有道。心為之宰。存心有道。一為之主。彼靜而固。

動而措者。俱失之矣。莘仲其慎持之。吾將以觀德焉。乃銘曰。繫厥生。參天地。彼雖肝。何藐爾。六鑿披。七情熾。逝感忽。疇克制。返諸躬。道孔通。惟天

君寔司。契正爾容。定爾志。儼若思。肅如祭。慎爾獨。恪爾事。貫動靜。合內外。貞夫一。斯為貴。純不已。聖可企。赫有臨。惕無息。**省身齋**

元程雪樓集蜀丹惟良省身齋銘。聖人之學。惟博惟約。既達夫博。乃守其約。其約伊何。忠信傳習。日以三省。其道乃立。忠謂盡己。信謂以實。傳之

永樂大典卷三五百三十七

三

於師習而勿失。匪忠而忠。匪信而信。雖信雖忠。於義已吝。傳必由聖。以戒頗僻。匪傳而傳。習之何益。是以曾子卒傳孔道。由思及孟。萬世允蹈。省身

丹氏。惟曾是企。奉**曲肱齋**。宋王東年先生集方子曲肱齋序。銀奉服膺。是亦曾子。奉方子。一日扣門而問。予曰。我之生也。

我先人嘉我。初則取充儒之文氏。以命我名。我自束髮念之。求所以勝彼者。未可得也。今不幸先人棄養。惇惇之孤。恐無以終奉前訓。今且於舊廬

之西。別為宴處。時曲肱而枕之。以求吾志。因以名吾室。庶幾其不墜。是訓也有過而抵于者。曰子之為道也。固如是乎。彼大賢者。飢則具一簞之食。

渴則奉一瓢之飲。其心殆未嘗飢渴為也。飢渴者。夫子之道耳。今予少而文以文名。長而仕以仕進。日者乘使軒過閭巷。生車中自如。嫂婦下撲。童

稚奔走。人自是賜予矣。何敢望回也。我聞是而病之。未有以告也。雙以為何如。予徐謂之曰。方子無以是為病也。子之師古人。將師其心乎。師其態

乎。今有人曰。吾聞塗之人可與為禹。跳而吾趨非也。躑吾足而跳之人。孰為不然。則推子皆知笑之矣。子其厲先公所以授子之志。從事於所謂

四目。視聽言動。非禮弗克。雖捨簞食而大享。却瓢飲而薦醴。從其所得於外。而內損焉。子之肱直可也。曲可也。其何異於庸哉。且是言也。吾知子既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七

跋之美故敢因或人之辭以為告子其許之乎周紫芝太倉稀米集曲肱
 齋銘并叙 東萊王公望之開小室於所居之東以為遊居寢卧之地而
 未有名靜寄老翁為名以曲肱而告之曰夫士於世孰不欲富貴以奉其
 身而自古有德之士志有終其身而不享者豈惡而欲遠之哉顧有義焉
 爾彼其意以謂居數仞之堂自視與蓬華為孰榮列九鼎而食自視與簞
 瓢為孰美是固不待較而知一有不義而得之不啻若舉而措之釜炭則
 士亦豈可以苟於進哉余惡夫及及於富貴利達者儻可以售其身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是雖足以快其心寧不少愧於吾聖人之言邪今望之
 年少而志高好學力行有意於仕而未遇者雖君子出處之致固已聞之
 於古矣余恐其中流夫如半九十里而不至欲逃於世俗之病而未能也
 乃作斯銘因以為戒焉銘曰 貪夫嗜貨夸士殉名俱亡其羊孰為虧成
 吮癩舐痔莪冠結纓不義而貴以辱為榮劫商盜冢罪列鍾鳴不義而富
 以巧為貴時不我予余何其櫻鉅蔬飲水以樂吾生慎目曲肱誓安而行
 顏然隱机非寢非醒視彼僮來候如雲與須臾變滅去留何情士志於道
 物類其明皎皎君子自明而誠知義之重知物之輕死生如夢孰窮而享
 愚者味焉而力吾手揭吾聖言以服予膺亦城續志蔡向題云莫笑此齋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七

二十四

少曲肱聊度年玉樓谷十二世界納三千亦可羅尊俎何妨散簡編戲余
 留歲月牆連不能前 汪敬題云 一室安巾鉢顏然了性空曲肱忘世
 夢行脚本家風山靜人稀到窻開意不窮我來頻假寐樂亦在其中樓攻
 魏先生集巾山曲肱齋詩 山立青真外人行紫翠間小總開木末孤塔
 映江灣平楚不勝遠白雪相與 關我來不暇寢冷坐對前山

服膺齋

宋度正性善堂集訪舊所遊服膺齋悵然有懷

當年志氣儘豪英便把文章作六經 堪笑從前大昏草十年方見服膺人

怡顏齋

國朝胡仲子集怡顏齋銘

衡之超化寺昔紫陽朱子東萊呂子嘗寓焉寺故有雲山閣有怡顏亭兵
 興以來悉廢為郡城漫不復識矣惟朱子所書亭扁石刻余於祝仲文家
 見之仲文有吏能退居委巷誦習猶諸生也遂名其齋曰怡顏以余嘗事
 二子之學來微言乃為之銘曰 萬物芸芸孰怡爾顏人之感忽日尋乎
 前苟物苟物與物俱遷不物於物宅心孔淵內故不萌外不能干以一觀
 萬參彼兩間流峙動靜匪山則川飛躍上下匪魚則鳥春木既榮冬卉亦
 妍化育流行精順具宣乾確坤墮形附象懸凡厥有生 容膝齋
 靡不可觀皆吾之與靡不可歡不措于私乃樂其天

容膝齋

元程

禮部集容膝齋記 夫人不擇地而安雖處華門圭竇晏然若有餘者心
 其守道者也古之人內重則外輕富貴貧賤何足以動其心哉堂高數仞
 椽題數尺孟子則曰我得志弗為也居陋巷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
 樂之有道之士其所守固如此揚君文王之在臨清幕府也為府屬屬官
 治文書佐歲餼有勞秩滿當遷不及及於仕進有屋一區編葦為牆懸席
 為戶蓄書數千卷日嘯歌其中顧視其居不啻廣庭邃宇恢恢乎無不足
 也題其顏曰容膝齋新安程文過而嘆曰揚君其有道之士耶容膝者晉
 陶淵明歸去來之辭也淵明一縣令耳其居官僅八十餘日非有深政久
 化以易其民也然而求當時縣令之賢無能及之者非獨當時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舉自
 雖貴而公御大夫亦無能及之者又非獨當時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舉自
 以為莫能及也何以至於此耶且淵明不以束帶見督郵之為嫌而不為
 縣令乃以五斗米故輕百里之民社而去之殆不合於人情無亦其心有
 大故不然者而人固不識也由是言之則薄富貴而甘貧賤亦未足以論
 淵明也今揚君取其辭必將悅其道悅其道必將得其心法言云晞驥之
 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揚君其果有道之士哉世之昧昧
 者務侈其居室簷薄霄漢欄檻接山澤塗丹青刻蟲獸猶以為未足及

永樂大典卷三十五

二十五

名敗身辱曾不得尺寸之庇一榻之地僅足容膝終身安之子孫保之無
 他守道與否之異也吾揚君之名齋益有感矣初府中大脩孔子廟高壯
 宏麗揚君與有力焉余忝職教於斯又與之遊故為之記宋慕容顏運楮
 文堂集和本運使題趙吏部容膝齋詩 公不見金谷樓臺掃象廓珠璣
 映出琉璃薄滿靴青螺甲第空富貴回頭驚旅浪又不見淵明三徑似元
 卿蘊繡茅簷僅容着心知侈汰非遠謀寄傲南窓安所託二子薰猶古至
 今遺臭傳芬皆自作中郎天機湛秋水涵泳源流漱芳酌小齋容膝思易
 安顧盼俗緣嗟自縛琴書對眼助清閑杖履從人笑踈畧紅塵一點不到
 處只許爐香度惟道吁嗟淡靜世所艱此味要之屬丘壑能以青梁甘寂
 寒道德高風信玄邈真長標置自非凡區區乃念東山樂見唾逸少固所
 宜詎識此生如寄殼會須掩門友松菊俗子扣門從刺咏揮殘塵尾雖可
 佳弄絕韋編良不惑僧梵崇集若訥容膝齋詩 一室良易安兩膝劣可
 受道人樂虛寂嘿坐徹清晝雙扉閉不開而我時一叩禪味恣所嗜妙理
 深莫究小窻栖白雲喬木挂玄狖細泉出蒼崖冷然馮幽寶許論詩心曾
 包天地人亦天地物莫咲容膝齋空洞足伸虛洪造詩寸地有別天斗牖
 無長物吾身容易安此膝不可屈朱松韋齋集寄題陳國器容膝齋

淵明適時人。遊戲於塵。東南窻歸徒倚。宇宙容膝間。豈不念斗米折腰諒。匪安。是非無今昨。飛倦會須還。國器青雲安。逸志追孔鸞。曲肱數椽廬。尚友千載前。規模琴書室。料理松菊緣。心遊萬物表。了覺幽大寬。念君方適越。昔至誰云然。要知丘壑志。本出軒裳先。瑣闥麗宸居。追飛不云艱。回車

莫待遠泉。抱膝齋。宋葉水心集陳同甫抱膝齋詩二首。昔人但石間此言。抱膝齋。將軍擁和轡。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

雖愆歲晚。譽已塞區間。今人但抱膝。派俗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群士欲焚刪。談訶致囚筮。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思。仰視

真真翰。勿要兩解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尊咨。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

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揆二千年。柔條起衰頹。念烈憊天回。意大須事匪。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為楚人弓。亡失任挽踏。莫作隋侯珠。彈封墜

埃。淨名齋。宋米芾集淨名齋記。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縈山為城。臨派為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圍利。地靈極倪

而雲霞出沒。星辰掛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止極海野。西南朝敷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為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七

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樓霞。平林坡陀。淮海之域。連岫隱見。滁泗之封。洪派東指。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磧南絕。中濤之鼎。儼蔚起。竿山之隙。岩堯雙

聳五州之外。增峻千疊。黃鶴寶勢。珠捧于豆。長山異氣。龍矗于天。晨曦。虹持媚于左。長庚熾月。每華其右。干林霜落。萬嶺雪饒。春羣于西。郭而秋

留南岩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鄣其境。洪則西山。彌其望。潭以岳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逮窮荒。迢遞發周

羽皇之數者。有之矣。百川匯派而赴北。既瀟既湘。亦沃亦蕩也。多山引領而趨東。且列且驅。各羣各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揖

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博望揖。棧蔭菁根。鳴而磨何投。餌洪鍾動。而飛仙下。疾颺舉而連山。湧地。祇聽法水

怪効珍。或鵬雲壓山。海氣吞野。纖雲漏月。清籟韵松。兜羅密而靈先生。陰霧合而大霆走。瑰奇忽悅。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某字元章。將卜老

舟徒。而仲宣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蔣公頴叔。以詩見寄云。京塵全日沒。典如何。歸掉翩翩。迢薛蘿。盡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籍。鎖岩阿。六朝人

物東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為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是宣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莫公之與余同此樂也。余今來也。歲時在

其間去也自筆藏為圖念老矣無佳句歷其勝後之
登吾齋攬吾勝者得不為吾賦乎太常博士米某記

晦迹齋

宋陳后山

集晦迹齋銘 昔之處者以晦而明惟有其實不解其名學而積之問以
發疑人則已矣我則以思惟其好之孰不告之寧也有室是以勞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七

二十七